

女煞星



潘米

I 288.4
14-C2

女煞星

(香港) 雪米莉

廣州文化出版社

《女煞星》内容简介

〔香港〕雪米莉

这是一部以体育黑幕为背景的惊险言情小说，是作者继《女带家》、《女老板》后又一部力作。

体育制品商、黑道老板雷蒙为了独霸其产品的国际销售市场，在自己控制的足球队即将与另一体育制品商麾下的球队决赛的前夕，采用阴谋手段以击败对方，从而达到获取暴利的目的。他施用女色以消磨对方主力队员、超级球星康尼的斗志，并亲临香港重金物色职业杀手，或从肉体上除掉康尼，一场艳闻迭起、鲜血淋漓的明争暗斗和大追杀就此展开。雷蒙的情妇、妖冶无比的温莎受命引诱康尼，可她却真的迷上了这位金发球星……

与此同时，这场残酷斗争的隐秘内幕，逐渐被前来采访的美国女记者，漂亮迷人的安妮洞察，她以惊人的勇敢和机敏深入黑幕深处，使阴谋者受挫，成为两个体育大赌棍的煞星，同时赢得了金发康尼的火热爱情。

小说故事曲折复杂，扑朔迷离，刚柔相济，定会受到各层次读者的喜爱。

第一章

温莎·费丽西亚是位漂亮风流极富魅力的女老板，大凡同她有过一面之交的男士都会想入非非渴望同她亲近，但都空泛春梦可望不可及。对大多数有脸面的男子，费丽西亚都热情似火，可一到关键时刻又冷静如冰，以至那些情场老手都无法夸口能弄她上手。他们不惜倾家荡产在“五月玫瑰”饭店大把抛钱，以搏取同她亲近的机会。

“五月玫瑰”饭店是温莎·费丽西亚对这个五彩世界的奉献，它优雅地座落在西班牙东北部美丽无比的半月形海滨浴场后面，是一朵风骚女郎和花花公子都喜之若狂的粉色玫瑰。这儿气候宜人，环境舒适，距离著名的西班牙第二大城市巴塞罗那仅有半个小时车程，是消夏的黄金之地。每到夏日来临，这儿天天都象在过狂欢节，为猎取艳闻几家小报甚至在此设了记者站。

在巴塞罗那东区警察当局的档案记录里，经营饭店业的女老板温莎女士是一个热情爽快的塞维尼亚人，她虽不时制造艳事，却奉公守法，慎小慎微，这在她所处的行业里很难做到。去年，精悍的缉私人员曾在浴场区破获过几宗贩毒及军火走私大案，但均与三十五岁的温莎无关，有位缉私官员

还说：“她美丽纯真得就象一位皇家公主，你不能不信任她。”

她按时纳税，对任何光顾“五月玫瑰”的客人讲求信誉，服务周到。她的诚实明显地写在她千娇百媚的脸上，那张著名的脸孔细腻光洁犹如丝绸，地中海的灿烂阳光再为它抹上一层如同珧琅质的浅黑釉色，愈发光艳诱人。她的头发简直是团黑色火焰，大于常人的乌亮眸子不但不让人惊讶，反而令许多顾客联想起神话里那只从不发脾气的母狮的眼睛，能被它们撩拨一下也会灵魂浪荡。

五月玫瑰饭店的外观如一只银色的大海星，别有风情地倚着海滨浴场后的一座绿色浅山巍然矗立，它几乎成为整个海滩的标志。

一片上百公顷的油绿，略带点神秘的橄榄林静静地伸延在饭店的后面。所知内幕的人都会吃惊，温莎竟然也是这片橄榄林的主人，随着国际旅游业的快速发展，这片林子的价值简直是天文数字，她无疑是整个西班牙最有钱的年轻富婆之一。

温莎·费里西亚的另一面，也隐藏这片青色橄榄林里。

月色融融的西班牙之夜，曾迷醉过但丁和罗曼·罗兰等一批文豪。西地中海的微波与岸上朦胧的植物群落一起轻轻翻卷荡漾时，心醉神秘的顾客就分不清哪是真正的海涛，哪是油绿的植被了。他们只觉得宇宙周天一色，五月玫瑰饭店这只大海星在晃荡的柔波上飘扬，而天上的银色月亮就成了这一大片迷人海域的标志灯，能指引人们渡过迷津。

而每当夜深人静，五月玫瑰饭店的另一根神经苏醒了，它在温莎老练从容的指挥调拨下，高速运动起来，并以它傲

世孩俗斑驳绚丽的面目，勾引着与五月玫瑰饭店有特殊关系的老主顾，心甘情愿地为这个夜晚挥金如土。

这些老主顾都经过温莎仔细挑选甄别，有的还通过饭店的一套特殊电脑系统在数千里之外进行过周密调查。他们在白天看起来与所有好经理、好官员和好父亲、好祖父一样，搞政治、弄经济、爱国、上教堂、做学问正正堂堂，但魔鬼般的黑夜一降临，他们就变成了一群酗酒吸毒，用妻子肉体做交易，走私海洛因和军火，渴望用自杀寻求快感，酷好同性恋和性虐待的狂人歹徒了。

这群两面人中有皇家退役将军，有市会议员，银行股东和大公司老板，有时甚至还有两三位巴斯克民族阵线的分裂主义恐怖分子。退役将军曾是巴斯克分子发誓要碎尸的对象，而巴斯克民族解放阵线也是皇家军警咬牙切齿要歼灭的目标，然而在五月玫瑰饭店炽烈如火的情感大熔炉里，让人神魂颠倒的温莎轻而易举地让他们暂释前嫌目标一致。

这个目标便是温莎精心策划供他们享受大刺激的特别服务。

特别服务的场所距离五月玫瑰饭店有十英里。

那是橄榄林包围的中心，有幢其貌不扬的小别墅，看去仅象一座中等人家的消夏之所，除了树木之外简直没有遮拦。然而有道无形的严密异常的监视系统在日夜工作，将它巧妙地与外界隔绝。警方一位好打小猎物的警官，曾在这里用过午餐，完全把它当作普通别墅了。

可是到了需要它展示真面目的夜晚，远非那些偶尔见过它的人能想象，倘若他真的见到了也会根本不信。

这样的一晚每月仅有数次，客人必须是温莎亲自预约

的，先作为常客在五月玫瑰饭店住下，然后从一条隐蔽的通道进入一辆橄榄色大巴士，悄悄地滑入林中那条神秘的水泥小道。

路上，要经过三道巧妙设置的路障检查。温莎手下的保镖们个个强壮剽悍，但对工作对象和蔼可亲同时也一丝不苟。他们逐个核对名单，核对照片，稍有疑惑就会礼貌地请你下车，那样就会换个方式满足你，你就无法享受独特的夜生活了。

“先生们，”英俊的小头目在放行时会用这句幽默话做欢送词，“这是为了我们男性的共同利益。祝先生们胃口大开。”

温莎给特别服务处取名叫“鳖穴”，她对这个洋溢着刺激的名字非常满意，算展示了她的特殊才华。

尽管西班牙女性豪爽热情，但以赢利为目的的开办特别服务要担一定风险，警察当局特设的风化处的探长们，是对一瓶法国“淑女”牌高级香水都敏感的。

但温莎·费丽西亚不肯放过垂手可得的巨财，这到底是世界上出本最少获利最大的“商业交易”啊。她的特别服务每人每次收费高达一千五百美金，而能得到这样一次机会的人反而会惊喜若狂。有三十个人参加，一次就可到手四万五千美元。当然要除去“成本”，可是绝无上税纳课之虑。

鳖穴。富豪们的狂欢俱乐部。

高级野兽苦苦寻找的快乐窝。

每当特别节目开场之前，温莎都要一只手按在胸前，遥对一望无际的深蓝色地中海，对自己说：

“费丽西亚，值得为此担蹲五十年监狱。”

一九八六年七月的一个温暖深夜。

“盗穴”的中心客厅在半小时内变成了一座独具一格的观摩厅。

二十五名各具身份的男士在幽幽烛光下兴奋狂悖得大汗淋漓，不时跺脚狂呼。

隔着一堵将观摩厅一分为二的单视向镜子，另一边的蛊惑人心的景象，在这帮兽性大发的男子们的饥渴疯狂的眼前暴露无遗。

观摩厅的另一边，灯光雪亮。猩红色的地毯中央，一个金发女郎，侧身偎在一头足有五百公斤的荷兰大花公牛旁。公牛也侧身躺着，皮毛被清洗得一尘不染。那位按摩女郎最多不过十八岁，身材苗条，双腿修长，雅气的面孔上一双碧蓝的眼珠闪烁出天真无邪的光芒。她与硕壮无比的大公牛对照鲜明。在音乐声中，她的白皙小手柔软地从荷兰种牛的厚实背脊上滑过，五指有节奏地在那黑白相间的皮毛里弹动……

她使看客们都觉得自己就是那头公牛，精力异常充沛强健。从女郎那面的镜子往这边看，是一堵普普通通的穿衣镜，里面除了映照出自己与自己周围的一切什么也不能看见，也听不见看客们的喘息与狂叫。但她知道这边看客的兽性眼光在盯她抠她，她才不管这些，自己是拿了钱的，老板派给她的工作就是干这个。

二十五个人性尽失的男人屏声静息，喧嚣声只在胸内折腾，身子随着公牛的亢奋抽搐，喉咙干涩，血压猛升，乱糟糟的情感里混和着破坏、残杀、担心、同情、毁灭一切和胡搞乱来的复杂欲望。

具有无限想象力的温莎·费丽西亚！完全可以从他们的口袋里随意捏钱。

瞬间，镜子那边一团漆黑，女郎和公牛一起遽然消失

灯光复亮时，站在猩红色地毯中央的已经是身穿大红露胸晚礼服、黑色双眸又大又亮的老板娘温莎·费丽西亚了。

“先生们，下一个节目将更加精彩，请观看我们的漂亮处女桑加娜……

她的声音被二十五个男人的嚷声所淹没，高保真音响被包裹在类似于野兽的嘶声大喊中无能为力。这群西班牙人都自诩富有斗牛士的性格，他们为邪恶而吼叫如同为荣耀而欢呼的力量一样强大。

这时，一个侍者打扮的头发卷曲的黑人男子闯入已处于狂放状态的观众眼里。他尽管微笑着，但满面横肉上却凝固着一丝焦急。他径直走到温莎身边，女老板愠怒地瞪着他不得不关闭了音乐装置，静听他的禀告。这种事，在温莎的表演台上从未有过。

镜子这边的男人们开始平静，不解地望着镜子的另一端。有人又吼了一声：

“好哇，一白一黑，干哇……”

这句话温莎听得一清二楚，无动于衷。

“有一架黑鹰直升机突然窜入窟穴上空，盘旋着好象要降落。”黑人又急又快地说。

温莎的右眉向上一挑，丰腴的双唇仍在微笑。

象从地狱里响起来的发动机轰鸣，在别墅屋顶上空徘徊，四周墙壁也随着响声的加剧而颤抖。这时，仿佛变戏法一样，温莎咧开她富有性感的大嘴笑了。她抬起右臂，食指

轻轻一勾，一个结着红色蝴蝶领结的室内爵士乐队鱼贯而入，迅速自然地在她身后站成弧形，好象他们是今夜聚会的主要表演者。

“先生们，刚才那一幕是一个不真实的梦幻，就象服了一点海洛因引起的有快感的短暂幻觉，我们谁也没见过它，谁也不曾提起它。尊敬的朋友，你们都是巴塞罗那和整个西班牙的当代杰出人物，你们崇高的荣誉和你们的生命同在，同放光彩。”黑人在她的身边向二十五个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威胁般地咄了咄牙，温莎对忠实信徒恰到好处的配合心中赞叹，在盗穴工作的每一个人都是奇才。“杰，我们今晚继续高尚的娱乐吧。”她问乐队领班，“刚才先生们跳的什么曲子？杰。”

“伦巴”，秃头的杰一本正经地领首，“萨拉戈萨高原流行的伦巴舞，目前在马德里也很受绅士们欢迎。”

“好，下一支舞曲奏西班牙探戈，让姑娘跳得优雅一点，纵使直升飞机带来了呆板的东区警察局局长，也会为先生们优美的舞姿折服，祝先生们胃口好。”

“胃口”在盗穴是特殊用语，观众们都咧嘴大笑，不祥的气氛一下松快了。

温莎离开观摩厅时，向她的二十五个顾客送上了迷人的飞吻。她走路的步态完全向皇家淑女，笑容纯真，即使有一百个福尔摩斯式大侦探驾临此地，也绝不会想到她主持的旅游别墅是在全西班牙都有名气的海淫海盗的春宫场所。

奇怪的是，方才还狂乱得想咬人撕人的看客们，转眼间又回复了人性，文雅而高贵。

半分钟后，观摩厅的单视向镜子升入天花板，在柔和的

灯光下，二十五个衣冠楚楚的绅士，与二十五个含羞带涩的纯朴少女，在乐队奏起的节奏明快的舞曲中翩翩起舞，将一个有益于身心的健康舞会推向高潮。

在巴塞罗那海滨娱乐区，这算得最正派的舞会了，也只有五月玫瑰饭店的老板娘才如此一本正经。

灵巧如鹰的直升飞机在窠穴旁边的高尔夫球场降落。

这是一架黑鹰型轻便直升飞机，尽有两个座位，仿钢硬塑构件占整机用材量的百分之八十。能拥有这个飞机的人物非同小可。

一个块头魁梧的人影从机舱里钻出。在他双脚踏上绒毯般草坪的一刹那，四个总功率达五万瓦的探照灯突然从四个方向射来，组成一道雪亮的光网将他牢牢罩在圆心。

不速之客没有慌张惊惶，镇定地站在原地，唇角还露出对这道光网的淡淡嘲讽。

温莎被十来个侍者打扮的手下人从小别墅里簇拥而出，尽管灯火通明，她也看不清戴着风镜和航空帽的直升飞机驾驶员的本来面目，这令她有些懊恼。

只有一个人。她想。

这家伙不管是专程而来或是茫然迷路，都是找死来了。

温莎决不容许一个男人随意冒犯和轻蔑自己，她最拿手的本领就是制服男人。

她示意手下人站着别动，同时清醒地知道暗处的几挺韦森式轻型机枪和保镖们西装口袋里的点三八手枪，已处于随时都能击发的灵敏状态。

部下闪电般的速度是她多年努力的结果，也是她在关键

时刻能化险为夷克敌制胜的法宝。

出乎意外，此刻她竟晚了一步。

一个白色的女人身影抢先朝直升飞机扑了过去，快得如一道白光，叫目睹者不知她在何处隐蔽并如此大胆妄为。灯光的照射中，温莎一眼认出那年轻女人是阮氏兰，一个越南难民，她是典型的东方人种，身子玲珑小巧，有几分让异族人着迷的姿色。

阮氏兰乘坐的难民船在暹罗湾被海盗洗劫一空之后，她没去成目的地西德。一伙专门贩卖东方少女的家伙辗转将她卖到了意大利，后来又漂洋过海到了西班牙，上个星期才成了鲨穴的“不动产”。因为温莎爱搜集“奇货”，以便随时制造新的“特别节目”。

这个越南姑娘的倔犟却是温莎少见的。一般的东方女子被蹂躏侮辱几次后，往往认命，逐渐就适应了欢场中的风流生活，有的更放纵，连西方放浪妇也不及。但这个曾被她的手下人教训过数次的阮氏兰有些叫人不可理喻，一有机会就不肯放弃逃跑念头。温莎先是好言抚慰，告诉她卖笑生涯在西方决不算低等职业，那些卑鄙的政治捐客才最叫人瞧不起。她对阮氏兰近乎荒唐的贞操观大惑不解，干脆告诉她这一套在发达国家完全是不值一提的中世纪神话。阮氏兰居然不听，接客时出手伤人，砸碎了一件海斯《洗澡者》的复制品。温莎大怒，把她交给鲨穴的管理人汤普森教训，她知道从汤普森及其手下的裤裆里钻过来的少女，百分之百地会适应新生活。

想不到这个贱种是个例外。

这场面有戏剧性了，温莎冷笑着摇摇手指，示意手下保

持锁定。她穿过花园中的小径，果敢地踏上草坪，走向直升飞机。每到危难时刻，她的表现总令部下折服。

她看到阮氏兰惊恐万状地抓住直升飞机驾驶员的右臂，嘴里叽哩哇啦吐着越南音很重的西班牙语，一边朝那敞开的机舱门攀去。奇怪的是，那个男人不为所动，反而推开她迎着温莎走来。

紧攥武器的保镖们跟着自己的老板一步不拉，他们死盯着探照灯光圈罩着的两个人。他们就象舞台上的一对木偶，小得可怜的直升飞机是一件布景道具。

如摆上摄影机，这倒真象在拍电影，好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

“私闯民宅是犯罪的，先生。”温莎站在离那男子几步之外，嘴角的那丝表情与其说是冷笑，不如说是杀人暗号。她尽可能文雅一点，“特别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还驾了一架轰轰乱叫的家伙。”

“你真这么想吗？”男人开口说话，一副大咧咧的嗓音。“喔，多么可怕的欢迎辞，你难道不是那个玫瑰花一样的温莎了吗？”

“啊！”有件锐利的东西在温莎柔软的体内猛烈撞击了一下，随后飞快地向全身扩展，她惊愕了，简直说不清这是什么情绪，似乎一直潜伏在心灵里的那根情弦被人粗暴地挑动了，难道是他？在她的情感生涯中，只有他能使自己发奋发狂。

男人摘掉航空帽，一头银色的头发在咸湿的海风中威武地飘扬。他扬手摘去风镜，随即有一张坚毅无比又情有所钟的比利时佛拉芒人的脸孔，在白晃晃的灯光下漾出深沉自信

的笑。

“雷蒙——”

温莎激情迸发一声大叫，丰腴的身体象一发火热的炮弹，射入那男人自然张开的怀抱。

与此同时，阮氏兰也绝望地叫了一声，几个握枪的男人箭一般地从两侧合围上去，把蜷缩在机舱门外的越南姑娘象小鸿一样擒住了。这一夜的辛劳没有白费，他们终于弄到一个可随意播弄的尤物了。

五十岁，但看起来却只有四十五岁的雷蒙，是比利时有名足球俱乐部红魔队的老板。他的家乡在距比利时北部重镇德尔纳五十八英里的马斯河南岸，完全算不上殷实之家。在他上小学的时候，由于说话结巴，对老师和同学都十分惶恐，竟然一口气跑回家中不肯再去学校。他记得自己可怜的妈妈成天象头母牛一样不停地干活不停地生育，要照管五个孩子，还要贩卖私酒和取悦于房客，并怂恿房客和她悄悄赌钱。有一次，雷蒙想到客房偷点儿糖果，竟看见房客一只手将一小卷钞票塞在母亲赤裸硕壮的双乳之间，而另一只手则撩起了她的裙裾……靠自己身体的本钱，母亲渐渐有了一小笔积蓄，并果决地用它购买了一所农场。至于他的哪个弟弟或妹妹象某个房客，也只是一时茶余饭后的传闻，也没惹起什么麻烦，因为那些客房都陆续离开了，都心满意足。

雷蒙是在布鲁塞尔上大学时喜欢上足球的，并从此与它结下不解之缘。在成为一个名声赫赫的进球手的同时，他拿到了商业硕士生的文凭。儿时家境的贫寒象影子一样老在他心中盘桓，促使他奋斗发迹。他坚定地认为，这个星球就是

一个大赛场，赢了就伟大就漂亮，就道德高尚，哪怕你是一百个女人的大情人。要是你输了球，就等于发不了财，是彻底的失败者，是否幸福是另一回事了。所以雷蒙永远处于竞赛状态，每时每刻都谋划如何进球，如何发财，否则一切都微不足道了，那个马斯河岸边长大的乡下佬也不存在了。

雷蒙与温莎的结识，是在意大利最大的商业都市米兰。

那时雷蒙正值四十岁，功成名就，踌躇志满，既是一家体育器材托拉斯的西北欧经营部总经理，又是比利时一个地方足球俱乐部的教练。

他到米兰是率领足球队参加一次南北欧之间的小型对抗赛，在拥有AC米兰和国际米兰两支意大利足坛劲旅的城市，雷蒙教练的队居然赢了，几乎是创造了一次奇迹。

当晚他的球队和随来的比利时球迷狂欢，他却孤身一人去逛位于米兰市中心杜奥莫广场。想静静地观赏广场中间的埃曼纽尔骑马像，和雕像四周任人观赏的鸽群分享自己的激动。

然后他来到广场北边，那儿有一个全部用彩色玻璃顶棚覆盖的十字街口，称作爱玛努埃二世夜廊，建造于公元一八六五——一八七七年间，是米兰的商业中心，有各种商店、书店、餐馆，出售各种民间工艺品、美术图片等等，是旅游者必到之地。

他刚进入夜廊，就被聚集在一家夜总会发泄怨气的当地球迷认了出来，狂叫着：“雷蒙，你这个给米兰人带来霉气的狗杂种！……”把啤酒瓶、柠檬、甚至餐刀纷纷掷向他，是一位跳脱衣舞的西班牙女郎动了恻隐之心，领他从后门逃

出。为此那女郎今后再不能在米兰谋生，说不定狂暴的意大利球迷会置她于死地。

知恩图报，雷蒙通过西班牙足球界朋友的安排，使在米兰惶惶度日的女郎重返故国，在繁华的巴塞罗那有了立脚之地，还利用他丰厚的、源源不断的金钱支援，最终在市郊一片海滩边办起了五月玫瑰饭店。

雷蒙和他的西班牙情妇之间不光有一段相濡以沫的情份，也是一对契合得天衣无缝的搭挡，他们的交往延续整整十年。而十年如一瞬，雷蒙年已五十，如花似玉的女郎也从二十五变成了三十五。

这西班牙女郎就是温莎·费丽西亚。

温莎的房间陈设华丽美艳，一束郁金香使房间中央的椭圆形桌子泛出一片金红。

“我的先生，要点香槟酒吗？”温莎到底是女主人，尽可能温柔体贴。

“老习惯，兑一半意大利白葡萄酒。”

雷蒙喜爱观看赤足踩在厚绒绒波斯地毯上的女人，她的臀部结实微翘，两腿强健有力，她动作快捷，节奏强烈，皮下脂肪泛起妇人之美，虽不再属于苗条型少女，而那女性的魅力更为丰富。弯腰兑酒时，柔和的灯光从她光洁的背部流利地滑过，腰肢凹陷处的阴影特别迷人。

把那件大事托付给这样的女人去办，她能胜任吗？

在富有心计的雷蒙的意识里，答案是肯定的。

温莎象只母兽一样爬上床，把酒杯搁在床头，顺势将红扑扑的脸颊贴在他多毛的宽厚胸脯上。

“我们天各一方，足足有两年了，费丽西亚。”雷蒙轻柔地抚摸着她的脊背，满意地笑道，“这块地方，摸起来就象七百年前一样柔若丝绸，如同一朵玫瑰一般让人打心眼里感到舒服。”

“你把此行的目的告诉我会更舒服，亲爱的。”

这个女人的奇妙之一是能洞察他潜伏在内心的隐秘，而他对她从不隐瞒什么。

雷蒙撑起头部望着她，在温莎面前根本不用字斟句酌。

“我们比利时联合运动制品公司与意大利地中海体育器材公司，在新型足球系列商品专利生产与经销上，将有一场巨大的竞争，以决定谁能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称雄，从而垄断广大的体育用品市场。为此，我们两家公司的广告宣传战旷日持久，各自都花销了两三千万美元，彼此都相持不让。现在形势明朗，最后胜负就看三个月后的足球决战，意大利人拥有的是他们上个赛季甲级队联赛冠军黑色风暴队，我的公司与之抗衡的当然还是红魔队，我的队也刚夺得了全国俱乐部赛第一名。有趣的是，这次比赛是通过国际足联安排的，听说阿维兰热先生也极感兴趣。亲爱的，作为老板兼教练，你说我能坐视输赢漠然置之吗？”

温莎伸手点燃了一支美国剑牌香烟，用红润的双唇狠吸两口，再递进雷蒙的嘴角。她这一手雷蒙挺喜欢，伸过巴掌拍了拍她。

“老板，我明白你的意思，胜者所属的公司产品将风靡全球，败者则只能替自己老婆生产卫生带啦。”

“竞争法则，择优汰劣，尤其在这块欧洲大陆上明争暗斗愈演愈烈。”